

沈天鸿的散文

重返故乡

重返故乡意味着已失去了故乡。重返，是一次寻找，但我不知道能在哪儿找到它。

一踏上返乡的行程，一场雨就下下来了。雨不大，但很有耐心，一直下着，把我看见的一切都打湿了，打湿了之后也仍将它们笼罩在雨声中。三天了，三天仍然还是一场雨，并且没有结束的意思。

也许，重返故乡本身就是一场雨，从开始到结束，这雨都一直在我心中下着，抚摸着我遇到的一切似是而非的物体，以及那无形的空气。我甚至猜想追随着我的这场雨，虽然下在我重返故乡的旅程的每一个地点，但在我经过之后，那些地方就已一晴朗了。晚上，注意了一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，那些地方果然无雨。这个令人惊讶的巧合，让我长久地沉默。

现在，我坐在雨中，坐在自己的雨里。是的，这是我自己的雨，只有在这样没有点灯，没有月光的夜雨中，我才能多多少少地感受到我的故乡的气息。

故乡是水乡，曾经到处都是水，人，只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小洲上居住。我离开以后，水也走了，但它是被赶走：一道又一道圩堤从水中出现，围拢，昔日盛产鱼虾的地方生长起一茬又一茬的庄稼。是这连日的雨，使“人无论朝向哪个方向，呼吸的似乎都是水，空气终于能喝了”——这是伽达默尔的句子。

伽达默尔重返并非他故乡的阿尔及尔的蒂巴萨时，从那些认得出却叫不出的人的脸上看出了自己的年龄，因为他知道他们跟他一起年轻过，而现在已不再年轻了。我也这样认出了自己的年龄，从我儿时伙伴的脸上，但我知道我比他们显得要年轻一些，这不仅仅在于离开乡村多年的我比他们要少一些直接的风吹日晒，还在于我离那种苦于生存的体力生活要稍远一些，而能够保持一点心灵的空间。

我试图与他们交谈，但儿时的伙伴，一个也不能从他们身上找回了，他们热情却又明显客气地有问必答，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那回答，简短甚至敷衍。我与他们中间，有了一道数十年不同生活经历形成的鸿沟。

我终于放弃了想从他们那儿找回过去的努力。

我叫得出他们的名字，但他们已经不是他们了，同样，我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。

我漫无目的地在这个曾经是我的故乡的村庄，和村庄外的土地上走着。我在寻找什么？雨落在伞上，油菜花噙着泪珠立在雨地里。它为什么哭泣？想起了那个曾在它们之中乱钻，头上沾满花粉的小男孩吗？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眼前的它们不过是去年冬天才出生的，而且，我注意到连这块地的面积和形状都已改变了，它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地盘让给了几幢看起来还比较新的瓦房，地的另一头，被挖成了几口鱼塘。那些土被运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四处望了望，没能发现。

我感到困惑。连土都可以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掉了？

我离开故乡时已是青年。但我并没有在这儿留下我的初恋。在习惯早婚的乡村，那时的我被视为一个不可理解的怪人。

我对我自己也不理解。任何人对自己都不理解。

其实，故乡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。在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的那些岁月里，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的的我虽然还只是个孩子，仍然不能逃过种种歧视，这种歧视甚至公然剥夺了我读书的权利——小学的造反兵团司令把我从课堂上赶回了家，使我成为一个连小学也没能读完的半文盲。而每一个应该是儿童玩乐的夜晚，我只能一个人守在家里，想象着与我“划清界限”的小伙伴们在玩什么游戏……

但我仍留恋故乡，我留恋、寻找的，是“故乡”这两个字吗？是一个本就虚幻的影子吗？一想到这儿，我就不愿再想下去了，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我坚持认为并且希望自己相信，我留恋并寻找的，是一个具体的、在一个确定的地点存在着故乡。我只不过是尚未找到它而已。

但是，当你寻找一个东西时，那

东西必定是已经失去了。重返，在本质上是是不可能的。

我所能找到的，只是在曾经是故乡的这方大地上的天空中的雨。在这雨中，我有了我仿佛正在出生，正在进入我的生命的感受。

群山涵涌

群山涵涌！它们不停地起伏奔驰，仿佛有急事，依据它们而非人类的法则。

它们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地球只是一个意外的存在，我们，万物，和这些山，都意外地出现在这个本就意外的地球上，努力使一切都有原因，都符合我们找出的秩序。瞧，涵涌的群山也懂得这些，它们没有离开地面，涵涌中的它们也仍然保持队形。

但同样是山，南方的山和北方的山很不一样。

——这当然是废话。

山和平原根本不同的。

这当然更是一句废话。

但这两句废话由一个南方人，并且在比平原还低的地方长大，劳作多年的人说出，它就是真理。

这个人就是我。我生命中最初的二十三年，是在被困垦的湖底，和仍然在荡漾的河水湖水上度过，它们，都比平原低得多。而那些湖的一侧是长江，另一侧是绵延的低矮的丘陵。丘陵是一种介于山和平原之间的东西，那时还没有见过山的我，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山。

那时小小的我，对山充满了好奇和憧憬。甚至对石头也是这样，偶尔看到一块石头，就像看到了神奇之物，不明白在泥土之外，怎么还会有这样坚硬，不会被水融化的东西。

第一次看见并且登上山，是十五岁时在桐城。一连串的山起伏如波浪，涵涌奔驰，让我兴奋而惊讶——我想弄清楚通它们是朝哪个方向涌去，但始终没能弄清，因为有两个相反的方向而且都是你朝哪一个方向看，它们就朝哪一个方向奔涌。我选择了最高的一座山，有路偏偏不走，非要从没路的地方爬上去。在必须手脚并用的地方，第一次登山的我，手抠在石头上也有很愉快的感觉。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其实那是一座不怎么高的小山，记得名字是“莲花山”。它像莲花吗？根本不像。仅仅是给它这么一个名字的人，觉得它和莲花在形式上相似吧。从这个名字一直被使用来看，这错误从未被反驳——在这世界上，有许多这样的错误因为不需要反驳，而像真理一样被广泛接受。

后来，我陆续见过并且攀登过许多南方北方的山。南方的山草木繁茂，清秀妩媚。石头就像本质一样深藏不露。少数这儿那儿也露出石头的，也多有植物生长点缀，最著名的，当是黄山的“梦笔生花”，峭石顶端居然有松树生长！完全不生长任何植物的石壁、峰崖，也生长云雾，云滋雾润，湿漉漉的，让人觉得它随时会长出什么来，而且不论长出什么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

我喜欢在这样的山里行走。甚至乘客车从这样的山里经过，也是愉快的。尤其是春天，山下全部是金黄的油菜花，半山以下是油菜花的金黄和树木的翠绿参差交错の色块，我怎么看也看不厌，被这单调色彩中的丰富深深吸引。如果还有断续的蒙蒙细雨，是在断续细雨和连绵油菜花不渴的纠缠与奔驰中穿行，我更会感到自己已经无偿地得到了整个春天——

这些简单而又代表一切的事物的涌现与纠缠，粉碎了所有粗野的欲望，记忆也被粉碎了，因此产生了空白，甚至是空缺。必须重新面对和寻找的一切，就像某个无人的深谷里，一块偶然被看见，周围都是油菜花、映山红和树木，但一直独自被冷冽溪水冲击的石头……

南方的山都是生命洋溢的山，可以居住。最深的深山里，也会遇到人家，或者寺庙，即使没有人家或寺庙之处，也能被蒸腾的禅意包围、浸润，与草木，与鸟禽，与渗出水来的岩石一同坐忘，虽然就像那无偿得到的春天，经历它要付出生命的分分秒秒，但惆怅和疼痛都是以后的事情。

北方，尤其是西北的山就大不一样了。祁连山、昆仑山，都只在它自己寸草不生的沉默中奔驰，在一无所有，甚至连云和雨都极其稀少的天空下，裸露着自己的一切，年复一年地承受着烈日和暴雪的打击。它们不供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登攀，当然也不在游览的群山之列。那是只有它们才能存在之地。除了它们，没有什么，包括人，敢在那儿居住、生存。这让见惯了南方青山的我，极受震撼。

祁连山下是浩茫的戈壁，昆仑山下是高原。人一般仅仅是从戈壁或高原上经过，仰望一下它们，或者在有公路处，乘车穿过它们的一部分。我曾经乘车沿祁连山旅行数日，也曾乘车沿昆仑山脉奔驰几天，在我的感觉里，这两个山脉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：山下，大路尽头必定是小路和夜，里面隐藏着说不上是越来越低还是越来越高的天空。如果走上小路，很快就会发现小路四散，弯曲。辐射。更远处必定是群山，黛青，苍红，而最高处必定是积雪，没有季节的雪，风不断逼近，不断溃退，没有结束之时……那些雪的作用是什么？保持河流不死？使天空和大地，大地上生存的所有生灵的目光不变得黯淡？或许是，也许不是——它们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河流还有人，还有其他生灵。

很少的小路中，有一些早已荒废了，在有河流经过之处，稀疏野草如果远望倒也还可以说得上是弥漫，但荒无人烟之处的接天野草即使碧绿，展现的也是无边苍茫风吹草低——天苍苍野茫茫的古老的歌谣，仅仅被从遥远处路过的某个人想起。

在这样几百里很难遇到一个人的戈壁或高原，人就像一种最高的虚构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活着，找不到也没有相反的法则。

我没有路上过祁连山，只从青海格尔木进入过昆仑山。海拔四五千米的昆仑山，对每一个进入它的人都是生命的一种考验。但说来也奇怪，一直居住在海拔只有几米十几米处的我和同伴们，上昆仑山没有明显不适，送我们的司机下山后和我说，他最害怕上昆仑山。每次才到昆仑山标志那儿，他就已经头痛得厉害，喘不过气来了。昆仑山的标志在高原上，还没上山呢。我惊讶：要是他在山上这么一说，肯定把我们都吓住了，因为山上公路常常是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。我以为他是内地人，一问，才知道他居然是地道的西宁土著。西宁的海拔也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

我